

中医基础理论

“阴阳消长”指阴与阳之间的消长,它不是静止的、绝对的,而是在一定时间、一定限度内的“阳消阴长,阴消阳长”。很明显,阴阳消长受一定时间的制约,阴阳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彼此消长。本文试从昼夜、四季等角度探讨其与人体阴阳消长的关系。

一、昼夜、四时与人体阴阳消长的生理关系

自然界阴阳的变化密切影响人体的生命活动。《内经》分析昼夜更替、四时变更的阴阳消长过程认为,一日十二时辰中的子(阴退阳进之时)、午(阳退阴进之际)、卯(阳气初升之时)、酉(阳退阴盛之刻),以及一年二十四节气中的二分(春分、秋分)、二至(冬至、夏至)四个节气,是阴阳交替的枢机。子午与二至正是阴阳消长的转折时期,卯酉与二分则是阴阳平衡之际,人体的生命活动就是随

均饮水内停而致烦躁症。

五、痰浊壅阻烦躁

痰浊壅阻于内、阴寒内盛,使痰涎浊阴逆扰心神而致烦躁,伴发热、胸中痞硬、气上冲咽、呼吸困难和食谷欲呕等,治以涌吐痰实,用瓜蒂散;温胃散寒、降逆止呕,方用吴茱萸汤。

六、淤血冲心烦躁

淤血冲心烦躁在《伤寒论》中虽未明确指出,但以方证测之则必有本证。如桃仁承气汤证、抵当汤证,均有发狂一症。狂躁是烦躁的深化症。淤血内阻、郁久化热、热壅血淤、上扰心神,初则烦躁,继则发狂,伴面唇青紫、胸腹刺痛、舌暗有淤点、脉沉涩或结代等症,故治以活血化淤、通下淤热。血行淤祛,热清神静,则烦躁发狂自平。

七、蛔虫扰动烦躁

蛔虫扰动烦躁,多由胃肠虚寒、得食而作。《伤寒论》之乌梅汤证,

浅谈阴阳消长与昼夜四时的关系

110032 沈阳市儿童医院 施丽君

主题词 阴阳(中医) 时间生理学

着自然界阴阳的消长而发生相应的变化。

以昼夜言,从平旦至日中为阳长阴消,从日中至日酉为阴长阳消,从日酉至半夜为阴气最盛之时,而从半夜至天明则是阳长阴消、阳气逐渐复苏之刻。人体内阴阳也与之相应而消长。“阳气者,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气生,日中而阳气隆,日酉而阳气已虚,气门乃闭。”(《素问·生气通天论》)平旦人的阳气渐生,至日中阳气最盛,继而又逐渐衰弱,体现了“天之气即人之气,人之体即天之体”(《类经附翼·医易义》)的观点。从人

原文中蛔虫上入膈,使蛔虫窜至胃中或胆道,“烦”字当是主证的概括,应含有疼痛、呕吐、烦躁等症。临床之胆道蛔虫证即属于此,故用安蛔止痛、除烦平躁的乌梅丸治之。

八、阴虚烦躁

阴虚烦躁一是肾阴亏虚、心火亢盛、水火不济、阴阳失调,心肾不交症,症见心烦失眠、口咽干燥、舌红苔少、脉沉细数等,用黄连阿胶汤滋阴养血、清热泻火;二是阴虚水热互结烦躁,证虽有阴虚,但别于心肾不交,而是水热互结导致阴虚阳亢、热扰心神,故见烦躁失眠、咳嗽呕吐、渴欲饮水等症,用猪苓汤清热利水、滋阴润燥以除烦。

九、阳虚烦躁

阳虚烦躁是太阳病复汗下后,使阳气大伤、阴寒内盛、虚阳外扰、心神浮越而致烦躁,伴自汗、畏寒、肢冷等症,用桂枝龙牡汤与干姜附子汤温通救阳,使阳回神敛、烦躁

体卫气的运行更清楚地看到这个问题。《灵枢·大惑论》曰“夫卫气者,昼日常行于阳,夜行于阴”,《灵枢·营卫生会》曰“营在脉中,卫在脉外,营周不休。五十而复大会。阴阳相贯,如环无端。卫气行于阴二十五度,行于阳二十五度,分为昼夜”,说明卫气的运行和天地运行一样有其消长的节律,随着昼夜的阴阳消长而发生入阴入阳的变化。白天,当太阳从东方升起,卫气也应天气而升,运行于手足三阳经;夜间,卫气应天气而降,运行于手足三阴经。

以四季而言,张仲景应用阴阳自宁。本型还有中阳虚兼气血两虚而致烦躁的小建中汤证,阴阳两虚烦躁的茯苓四逆汤证。

十、危证烦躁

仲景用烦躁来判断危证的预后,临床确有参考价值。《伤寒论》少阴篇中死证较多,而大都有烦躁一证。可见,临床凡遇正气虚惫的危重病人,若见烦躁,多预后不良,应慎重、及时抢救。另仲景以烦躁证来反映疾病的传变,大凡在疾病过程中,若出现烦躁,多有传变可能,应随证论治。

总之,烦躁在《伤寒论》中颇多见于各种病证中,分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有烦致躁、躁致烦,分而治之。本文略述其概,试图通过同一病证的不同反映及不同的治疗,体现《伤寒论》的辨证论治的精神。

(作者简介:王玉华,男,33岁。1985年毕业于湖北中医学院函授大学,现任中医师。)

专题笔谈

消长的理论,说明自然界四时的周期变化。“是故冬至以后,一阳爻升,一阴爻降;夏至以后,一阳气下,一阴气上也。斯则冬至之至,阴阳合也。春秋之分,阴阳离也。”一年二十四节气反映了自然界的春温、夏热、秋凉、冬寒的阴阳消长规律。以卫气的运行而言,随着季节的递交与阳光的升降转移,人体的卫气也发生相应的改变。春气在经脉,夏气在孙络,长夏气在肌肉,秋气在皮肤,冬气在骨髓中。由此说明,人体的阳气是随着自然界阴阳的变化,而呈现出“冬至四十五日,阳气微上,阴气微下,夏至四十五日,阴气微上,阳气微下”的变化。

不仅人身之阳气随四时阴阳的消长而动,人体阴血的运行也随着四时阴阳的消长而出现规律性的涨退。《素问·八正神明论》曰:“月始生,则血气始精,卫气始行,月廓满则血气实,肌肉坚,月廓空,则肌肉减,经络虚,卫气去,形独居。”人体阴血的消长与太阴月周期相应,呈现以28~30天为一周期的近似月节律的变化。“月属阴,水之精也,故潮汐之消长应月。人之形体属阴,血脉属水,故其虚实沉浮,亦应于月。”阴血的虚实变化,以妇女的月经周期表现得最为显著。月经的主要成分是血,其节律则与阴血的消长节律相一致。当圆月之时,人体的气血也充盈。有调查表明,大部分月经的来潮时间在盈月,新月前夕为经期高峰,说明体内阴血的消长也是有其一定时间规律的。

同时,阴血的运行动态又可在四季不同脉象中反映出来。正常人的脉象在夏季较洪大,冬季较沉细。这是因为,夏季阳气长盛、脉道充盈,气血易趋于表,故“夏脉如钩”,脉来“在肤”,“泛泛乎万物有余”;冬季阳气闭藏,寒主收引,气血趋

向于里,故脉沉而细小,如“蟄虫周密”。随着四时阴阳之消长,正常人的脉象呈现出“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消长规律。

二、说明病理反应及其治疗与预后

由于人体阴阳消长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产生“阳长阴消”或“阴长阳消”的变化,可以用来解释疾病发生的病理变化,并采取相应的治疗手段。李东垣所曰“人身亦有四时”、“天地之气不可止认在外,人亦体月天地也”、“天地四时之阴阳,人之十二脏应之”说明,天之阳气旺于昼,人之阳气应之;天之阴气旺于夜,人之阴气应之。利用这一点,就可调整人体阴阳消长之失调。

历代著名医家利用阴阳消长之规律治疗疾病的例子屡见不鲜。张仲景《伤寒论》六经病解的时间问题,就反映阴阳消长的观点。如《伤寒论》第9条曰:“太阳病,欲解时,从巳至未上。”巳未之时,在天则属于阳中之阳,太阳于人亦属阳中之阳,故太阳应主其时。这段时间人体阳气旺,托邪外出有力,毛孔易开,可使表证以汗而解。又如《伤寒论》第291条曰:少阴病,欲解时,从子至寅上。”少阴病的本质是心肾阳虚,“从子至寅上”即晚上24时至次日5时之间。祖国医学认为,阳生于子时并逐渐转旺,阳进则阴退,阳长则阴消,故从子至寅,心肾之阳自强,少阴病也容易在此时自愈或治愈。早晨为阳长之时,若患者阳气衰弱,在此时服药可更助阳长。

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中凡使用温阳补肾的丸、膏、汤剂时,大多注明早晨服用,如“早服加减小味丸”,“早用薛氏八味丸”,“早服肾气丸”等。这些方剂常用之药物,有肉桂、熟地、巴戟天、菟丝子、补骨脂、鹿茸等补肾壮阳

药。

金元时期,李东垣也十分重视按昼夜阴阳消长节律给药。如其治青白目翳,曰:“阳不胜其阴,乃阴盛阳虚,则九窍不通,令青白翳见于大眦。”“每日清晨以腹中无宿食服补阳药,临卧服泻阴丸。”清晨阳气萌动,以补阳汤协助阳气升发,傍晚阴气将盛,以泻阴丸先泻未盛之阴,从而使阳长阴消,阴阳恢复平衡则病愈。

从四季而言,在阴阳变化之际,阳胜之病能冬不能夏,阴胜之病能夏不耐冬。因此,年老体弱者,每当二至、二分即不能适应,甚至死亡。在治疗上,就必须强调“必先岁气,毋伐天和”,注意阴阳气化、四时节气的特点,用药要遵循“四时药法”。

《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曰“夫百病者,多以旦慧昼安,夕加夜甚,何也?岐伯曰:日时之气使然……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人亦应之。以一日分为四时,朝则为春,日中为夏,日入为秋,夜半为冬。朝阳人气始生,病气衰,故曰慧;日中人气长,长则胜邪,故安;夕则人气始衰,邪气始生,故加,夜半人气入胜,邪气始居于身,故甚也”,将一日四时喻为一年四季,以四季的特性来说明在不同的时间疾病有不同的临床表现与不同的转机,并由此可以预测疾病的预后。

三、结论

1. 由于阴阳的消长运动,使人体内阴或阳的主导作用呈现出时间效应。人体生理性的阴阳消长与周期性的环境变化——昼夜、四季相适应。

2. 阴阳消长与昼夜、四时相应的特点,也可用来解释人体的生理、病理,亦可用于治疗疾病与判断其预后。

参考文献:略。